

黃飛虎不叫風獅爺

Tiger General, Not Wind Lion

文・圖／高燦榮 Gao Can-rong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田野工作面對的口耳與文獻線索之紛紜或荒蕪，皆證明其做為學術研究之前沿的難處與重要性。本文以民間古厝與村落可見的「黃飛虎」和「風獅爺」像於歷來的文獻與傳述中的混淆說明此點，其論證過程亦可用來做為建立工藝文化研究體系之進行對照。

The multitude or absence of oral and written materials signals the difficulties and significance of fieldwork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eps to academic research. By focusing on the usual confusion of the figures of Tiger General and Wind Lion, visible respectively on the rooftop of old houses and entrance to village in some regions in Taiwan, the essay pinpoints the moves required in conducting fieldwork, and its analysis may shed light on the constitution of a craft research system.

前言

「黃飛虎」，是民居古厝正身屋頂正脊中央，也有少數擺置斜坡的陶偶塑像；塑像為身穿盔甲的黃飛虎將軍騎在似虎似獅的動物背上，張弓射箭。「風獅爺」是一頭獅子，肩披或不披紅袍，也有披黃袍者，手持令旗或古錢幣等物，站立（少數蹲踞）在村落入口處。前者作用鎮宅，後者鎮風。前者為個人私置，後者是公設。兩者論形貌、材質、大小、作用，抑或論設置位置，都截然不同。然坊間白紙黑字書寫，卻把「黃飛虎」說成「風獅爺」；或將「風獅爺」扯到「黃飛虎」。

比較常見的說法，經常將兩者或多者混淆論述，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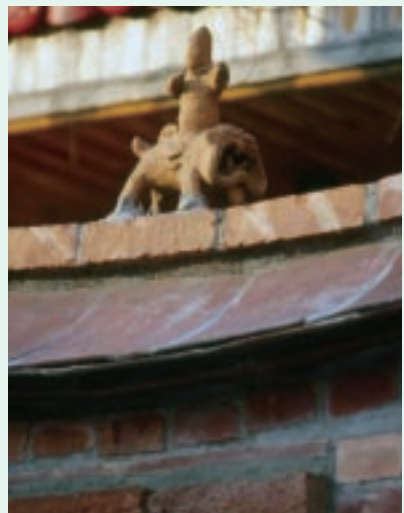
如《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談及：「風獅爺為民宅屋頂和村落常設的辟邪物，主要見於金門與澎湖、臺南地區，金門風獅爺的形象通常做以後腿直立的獅子模樣，也稱為『石獅爺』，是屬於『村落風獅爺』，設置點與石敢當類似，其作用主要是鎮風壓煞。臺澎地區的風獅爺主要是做為屋頂辟邪物，其外型通常做騎獅挽弓箭姿勢的武將裝扮，安置於屋脊之上以做為鎮風制煞用，稱為『瓦將軍』，其材質則以陶燒為主。風獅爺的人物形象據推測可能的身分有：蚩尤、黃飛虎、趙公明、申公豹等人。」¹此書2004年出版，所以會有如此說法，可上溯1996年出版的《金門風獅爺》一書，書中明白將風獅爺分為「村落風獅爺」與「屋頂



屋頂脊上的黃飛虎 臺南安平 1991年攝



屋頂瓦上的黃飛虎 金門小古崗 2003年攝



黃飛虎張弓射箭 臺南安平 2003年攝



提古錢幣著紅袍的風獅爺 金門碧山 2003年攝



持令旗著黃袍的風獅爺 金門官澳 2003年攝

風獅爺」介紹。然始作俑者，疑是1994年出版的《臺灣民藝造型》裡〈風獅爺研究〉一文所言：「依筆者所見，風獅爺有兩種，一是屋頂風獅爺，如今在金門島、臺灣臺南地區民宅屋脊上尚可一見；二是村落風獅爺，在金門島上常可見，成為當地獨特景觀。一如琉球的村落獅子。」²這篇文章於1989年早已登載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二卷八期，之前不見有文章把黃飛虎當成風獅爺。

黃飛虎當成風獅爺的不合理

「黃飛虎」就是黃飛虎，「風獅爺」就是風獅爺，把黃飛虎當作風獅爺的不合理與錯誤，非常明顯。

首先，兩者的形態絕對不相同，如同前言，一是將軍騎在獅或虎背上，張弓射箭，擺置屋頂；一是獅持令旗著披風，站立村口。不僅形態相貌、擺置地點，就連尺寸大小都相去十萬八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何來同樣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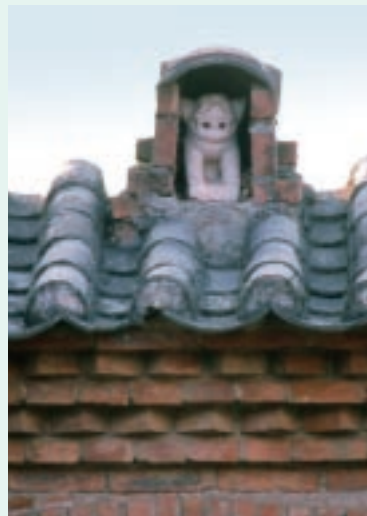
其次，屋頂上所置之物，不單有黃飛虎，鉢、罐、烘爐、浮屠、八卦等，還有單隻（或成雙）的獅（或虎）。何以單挑黃飛虎稱風獅爺，而屋頂上蹲踞的小獅難道也叫風獅爺？所以稱風獅爺，肇因於與風有關，擺置作用在於鎮風。臺南安平已故的泥水匠阿本（李德源），於1973年古厝屋頂形態田野工作訪查時，告訴說黃飛虎是鎮宅，家裡有災禍到王爺廟拜拜，應王爺之言



屋頂脊上雙獅 金門湖下 2003年攝



屋頂脊上單虎 馬祖北竿 2004年攝



屋頂脊上的獅 雲南昆明 2000年攝



屋頂脊上的「四不像」 雲南麗江 2000年攝

擺置黃飛虎來驅邪消災。擺設屋頂之物都屬私置，與自家宅院禍福有關，屋頂上的小獅子亦若是。2000年在雲南昆明近郊村落，看到幾戶人家門樓頂上有似獅似虎的動物，問明主人，確定獅子無誤，為鎮宅用。麗江的「四不像」（當地人稱謂），也是保平安，跟風絲毫沒關係。

把黃飛虎當成風獅爺，疑其原因有三：其一，不做田野，胡亂引用；其二，現行田野的不可為，以訛傳訛；其三，不佐證文獻，妄加推測。

涉古的田野工作不可為，必須考證古籍

田野工作，當涉及古老文物，經常一問三不知。得到的答覆，總是說小時候已經有了，不知道叫什麼，然後含糊地加上一句「應該是保家裡平安」。黃飛虎在早期沒有人稱之「風獅爺」，連雅堂於1918年寫的《臺灣通史》談到「宮室」有段話，「屋脊之上，或立土偶，騎馬彎弓，狀甚威猛，是為蚩尤，謂可壓勝。而隘巷之口，有石旁立，刻石敢當三字，是則古之勇者，可以殺鬼者也。」³此說足見作者田野工作的不夠詳盡，疑其只做觀察沒有訪問，也不佐證文獻，便妄加推測。甚至連觀察都有錯誤，說成「騎馬」。若在當時，有計畫的進行田野，不難獲致結果；縱使沒有結果，也會有所交待，讓後人知曉當時環境尚可為或不可為。

及至日本統治臺灣，1921年時任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片岡巖，曾著《臺灣風俗誌》，於第九集第二章〈驅邪及福招〉言，「黃飛虎就是封神傳裡面被封做東嶽大帝的人。屋頂安置黃飛虎手執弓矢，騎在虎上的瓦像，相信可驅除惡鬼，家中會平安。亦有書寫：『黃飛虎在此』的木板懸掛在店頭的。」⁴日人對臺灣民俗的蒐集與整理盡心盡力。這是文獻資料上第一個稱屋頂陶偶塑像為黃飛虎者，「手執弓矢」、「騎在虎上」、

「驅除惡鬼」，和「家中會平安」，說明其觀察仔細，不管是田野訪問或自己推測，引經據典，參考文獻。

到了1978年《臺灣早期民藝》對陶像的敘述，「在中脊的正中間，有的人家為了避邪，置上罐、罈、鉢、葫蘆或風神陶像（穿戴將軍服，騎猛獸，又稱蚩尤像，俗稱風神像，藉以防風止霧壓煞。其神像有面向與中脊走向同，有面向房屋正面者）。」⁵此近80年代開始有了與風有關的稱謂，但不叫「風獅爺」而稱「風神像」。

1985年出版的《安平建築》，內文雖寫上「在屋頂正脊上中央亦有陶甓等的避邪物，其種類包括有罐、罈、碗鉢、葫蘆、蚩尤和天馬、八卦等。」⁶，此處還是「蚩尤和天馬」，但在圖片說明卻莫名其妙地冠上「風獅爺」⁷。不過從70年代末和80年代起，又有了「瓦將軍」的稱呼。如1979年的《臺灣建築史》，稱「屋脊上置有『瓦將軍』之陶飾」⁸，和1987年出版的《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說，「『風獅爺』於『繪圖魯班經』中稱為『瓦將軍』，為屋頂上陶瓦走獸的總管」⁹。此後「風獅爺」與「瓦將軍」混淆使用，90年代起「風獅爺」勝出，取代了其他稱謂。1997年的《金門古厝鑒賞》，正文雖稱瓦將軍，指蚩尤騎獅，圖片說明卻說瓦將軍又稱「屋頂風獅爺」¹⁰。1999年的《金門辟邪物》言，「瓦將軍其造型為武士騎在獅子上，位在屋子正脊接受風的洗禮，所以金門民間稱其為風獅爺，現在因為守護村落的石獅爺被大家稱為『風獅爺』，因此改稱為『屋頂風獅爺』。瓦將軍的坐騎有的張口，有的閉口，其開口位置大都是對準風口，即風會吹向瓦將軍的坐騎口中，而發出鳴聲，其功用有如現今的警報器，風小則鳴聲小，風大則鳴聲大，隨時提供屋主知道風量的大小，在農村社會中，除了有象徵的意義外，也有實際的功用。」¹¹風獅爺的繪影繪形，使得其稱謂更加確立與穩固。然而此言是否可以信靠，由於

沒有引注也沒有田野訪查資料統計分析，很難令人折服。如果風獅爺是因為風吹發出鳴聲而得名，其何以鎮風？又屋主何以安眠？

1970年代的田野不聞黃飛虎稱為風獅爺，徒因文物的久遠今人囿於理解；90年代風獅爺名稱的響起，豈能從田野訪查中得知，簡直不可思議。

話說1997年，在高雄縣內門鄉看到一戶人家屋脊有尊黃飛虎，正拍照時屋主出來關照。趁機問陶偶塑像如何稱呼，屋主說他孩童時候就有這尊像，問家人家人不知。時間一晃數十年，後來買了一本書，看了才知道叫「黃飛虎」。問它買哪本書，他說《臺灣古厝鑑賞》。聽了之後告訴他那本書是我寫的，他高興地請我進去喝茶。這件事可以印證涉古的田野工作今日不可為，民眾告訴你的答案都是現今的資訊所提供。他看到書寫黃飛虎就說黃飛虎，看到的是瓦將軍就說瓦將軍，看到的是風獅爺就說風獅爺。學者若不加考證，民眾更無從窺古，於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陶偶塑像是《繪圖魯班經》裡的「黃飛虎」，不是「瓦將軍」

屋頂上陶偶塑像的考證，所以會指稱「黃飛虎」，

源於古籍《繪圖魯班經》裡有明確的圖說。魯班是民間工匠祖師，魯班經內容有魯班仙師源流、起造各法，擇日法、倉廩橋梁鐘樓各式、相宅秘訣、靈驅解法洞明真言秘書、秘訣仙機等，精采的在於繪圖說明，極其詳盡；而起造各法與相宅驅解真言，直到今天仍廣為民間造屋居家者所遵行。書中繪圖「黃飛虎」，乃周武王時被姜子牙封為東嶽大帝的黃飛虎將軍，持弓射箭，虎立於旁。文曰：「飛虎將軍或紙畫或板上畫凡有人家飛檐橫沖者用此橫沖屋脊等項亦用此鎮之見有人家安酒瓶者亦同用小三白酒內藏五穀太平錢一文研成一塊如品字樣」¹²，清楚說明作用在阻擋沖犯。文說與現今屋頂上黃飛虎不同者，過去是紙畫或板上畫，今為陶塑；又虎立於旁，今騎獅上。材質的改變，位置的轉移，虎的成獅，隨著時代文明的變遷，不難理解，應是自然形成，最重要在於功用的相同與形態的相似，尤其持弓射箭的姿態不變。《繪圖魯班經》對「瓦將軍」亦有圖示，和文字說明：「凡置瓦將軍者皆因對面或有獸頭屋脊牆頭牌坊脊如隔屋見者宜用瓦將軍如近對者用獸牌每月擇神在日安位日由天晴安位者吉如雨不宜若安位反凶本物不宜藏坐下將軍本屬土木原剋土故不可用安位必先祭之用三牲酒菓金錢香燭之類」¹³瓦將軍雖然作用與黃飛虎



《繪圖魯班經》裡的黃飛虎（引自《繪圖魯班經》）



《繪圖魯班經》裡的瓦將軍（引自《繪圖魯班經》）



趙公明騎虎（引自《華夏諸神》）

同，然只是個將軍沒有獸，並且持令旗，與現今屋頂陶偶黃飛虎相差很大。

若說成蚩尤、趙公明、申公豹等，只因為將軍和坐騎的形似，但引不出經典佐證，且執持兵器並不相同。《繪圖魯班經》將屋宅形制陳述得條理分明，規定得清清楚楚，光是「黃飛虎」與「瓦將軍」繪圖，差異性之大一看便知，何以把陶偶說成瓦將軍，甚至風神像或風獅爺，實令人堪憂。

學術的正本清源

參考文獻最忌不加分辨，不持疑問，以為白紙黑字就是對的，而擅加引用；或不印證事實，任意推測。擅加引用，任意推測，導致知識混淆，以訛傳訛。

田野工作只能記錄當時環境下的事與物，把遠古的物件行今日的調查，也只能記錄處於現今的狀況，但不能做遠古的訪談。

屋頂的陶偶塑像，在1970年代前尚有人提到是「黃飛虎」，除了片岡巖外，1969年出版的《臺灣民俗》亦說：「瓦製武人坐像置於屋上者，俗稱瓦將軍。另有持弓騎虎者，也置於屋上，此為封神榜上封為東嶽大帝的黃飛虎，也有懸寫『黃飛虎在此』的字牌，以驅邪。」¹⁴為什麼到80年代後既搬出了魯班經，卻看錯了，以為是「瓦將軍」，以為擺在瓦上的將軍都叫瓦將軍？1989年出版的《燕尾馬背瓦鎮》和1993年的《臺灣古厝鑑賞》，都持「黃飛虎」之說，卻引不起迴響，仍然從「瓦將軍」一路風行到「風獅爺」。

造成黃飛虎說成風獅爺，疑其始自金門。金門因為有真正作用在鎮風的風獅爺，而將屋頂上的黃飛虎也扯成風獅爺。之後為了分辨清楚，才有了「屋頂風獅爺」與「村落風獅爺」的類似專有名詞的出現，也因此風獅爺跑到了澎湖跑到臺灣。其實真正的風獅爺只有金門有，臺澎地區沒有風獅爺，只有黃飛虎。

學術的正本清源，容待各方學者專家的共同釐清。每次課堂講解，分辨屋頂上的是黃飛虎，村落口的是風獅爺，但學生參觀博物館看到的都是風獅爺；甚至文史工作考試，也只有風獅爺一個答案是對的。風獅爺是尊稱鎮風的獅子為老爺，並非真有一位老爺，與黃飛虎將軍的人偶根本不相干。民間的傳說，學界的黑白紙，以訛傳訛，著實可怕。

結語

田野工作是蒐集資料（第一手資料）的方法，並非學術研究的方法。蒐集來的資料必須整理、歸納、分析，重要的還必須求證。求證透過兩個途徑：一是同一個問題多問幾個人，二是同一個問題不同時間多次問同一個人。因是第一手資料，難免文獻少且疑點多，但還得儘量旁徵曲引；若不得結果，寧可存疑，萬萬不可妄加推測遽下定論。尤其訪查遠古的事與物，因事過境遷，現今所做的田野大打折扣，訛傳不實漫天充斥；若



盾牌正面獸首圖案（引自《三才圖會》）



古厝門楣壓方勝的辟邪物 澎湖馬公 1988年攝



雲南曲靖吞口（引自《中國民間美術全集》）

毫無保留，全盤接受，後果將不堪設想，嚴重影響學術的正確性與價值性。

就如同「厭勝」與「壓勝」，早期的文書都寫「壓勝」，意為門牆處壓方勝來辟邪，如今卻成了「厭勝」。又如臺南安平盛行的「劍獅牌」，源自《繪圖魯班經》裡所稱的「獸牌」，獸牌取自古盾牌的造形與圖案，由明《三才圖會》中的圖示，可追溯到更早的朝代，並非一定來自鄭成功士兵的盾牌圖案；因為老虎或獅子咬劍，與雲貴的辟邪物「吞口」如出一轍。

「石敢當」也有二種說法：一是泰山石因帝王在泰山祭祀勒石，石有神力可阻擋兇惡；一是泰山有個姓石

名敢當者勇猛過人，以他來阻擋邪魔。何者正確，同樣地叫人難以適從。學術的信口開河，民間的以訛傳訛，終究造成一片混亂。

以上純屬個人研究心得，若有疏漏或錯誤之處，尚祈方家匡正。



註釋

1. 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宜蘭：傳藝中心，2004，頁96。
2. 莊伯和，《臺灣民藝造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頁10。
3.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頁681。
4.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7再版，頁608。
5.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頁180。
6. 尺度工作群合著，《安平建築》，臺南：尺度傳統研究室，1985，頁26。
7. 尺度工作群合著，《安平建築》，頁25。
8.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北星出版公司，1979，頁266。
9. 林會承，《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頁173。
10. 許維民，《金門古厝鑑賞》，臺北：設計家文化出版公司，1997，頁202-203。
11.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頁64-65。
12. 午榮、章嚴，《繪圖魯班經》，新竹：竹林書局，1976，頁18。
13. 午榮、章嚴，《繪圖魯班經》，頁17。
14.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古亭書屋，1969，頁164。

參考書目

- 謝宗榮主編，《驅邪納福：辟邪文物與文化圖像》，宜蘭：傳藝中心，2004。
- 莊伯和，《臺灣民藝造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
-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
-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7再版。
-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
- 尺度工作群合著，《安平建築》，臺南：尺度傳統研究室，1985。
-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北星出版公司，1979。
- 林會承，《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許維民，《金門古厝鑑賞》，臺北：設計家文化出版公司，1997。
- 葉鈞培，《金門辟邪物》，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
- 午榮、章嚴，《繪圖魯班經》，新竹：竹林書局，1976。
-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古亭書屋，1969。
- 高燦榮，《燕尾馬背瓦鎮》，臺北：南天書局，1989。
- 高燦榮，《臺灣古厝鑑賞》，臺北：南天書局，1993。
- 馬書田，《華夏諸神—俗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
- 陳綏祥主編，《中國民間美術全集》，臺北：華一書店，1994。
- 陳炳容，《金門風獅爺》，臺北：稻田出版公司，1996。